

村庄的手臂

指 尖

戏台像一个村庄的脸面,它如何光鲜,村庄就如何富裕;如何风光,村人就如何霸气。

几十年前,一个拥有戏台的村庄,常常也意味着它同时拥有中学校、照相馆、卫生院和供销社。这个村庄,虽不是乡镇政府驻地,但也有极高的社会地位。我们村的闺女,都向往能嫁到有戏台的大村。偏远山区的人,也会托人迁过去。我们村鲍姓人家,刚开始想迁到南村,不知何种原因,最终落户我们村。作为我们村唯一的外姓人家,在其后十多年的时间里,受到了村人的排挤、奚落,乃至家里每个人都被起了一个可笑的浑号。鲍家刚好有个跟我年纪相仿的闺女,我们很快就玩在一起。我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态,像观看外星人般将她家的日常一一看在眼里。每天中饭前,她爹下工后,总会用特有的口音不无遗憾地说,要是落户在南村就好了。似乎一个有戏台的大村,人的见识和胸襟也大。

傍晚时分,我祖母在街门口坐着,路过的人不停地跟她打招呼,这些打招呼的人中间,就有个南村的外乡人。那个人在铁厂上班,大高个儿,皮肤黝黑,每次下班回家,都会支起自行车跟我祖母说几句话,有时会停下来抽袋烟。他对现在的生活极其满意,他说南村人是

他见过的世上最好的人,他们对他家特别照顾,分粮食、评工分也极公平。他的孩子们在南村学校读书,如鱼得水,全然没有外乡人所面临的尴尬。

有一年深秋,邻村人用木头和石头在野地里搭了个临时戏台唱戏,让人眼界大开。戏台没有了场地限制,看戏的人便不必挤挤攘攘。戏一开,整个河床都回荡着锣鼓鏗铎声。夜里风寒,看戏的人头发衣襟被风卷起,瑟瑟不止,像没有收割的庄稼,有几分凄凉。其后几年,再没有见哪个村效仿过这样的做法。这场戏,也让人们对南村的戏台更加热爱。南村戏台在村中心一个阔大的院子里,院里不仅有戏台,还有观音庙、大队部、小学校 and 卫生院,而供销社就在院子外面。每次我去供销社买东西,出来进去,总是喜欢朝戏台的方向瞭望。

每年南村唱戏,戏台院都会用篷布遮得坚固而严实,只留下一道小门,供观众进出。本村人可享受领票待遇,外村人却要买票进入。5分钱,对于当时的人来说,也是极其奢侈的一笔开销。那时,南村人的优越感倍增,戏台变得庄重、可贵而难得。

上世纪90年代,大部分村庄开始走向富裕,连小而贫瘠的我们村都建立了耐火厂,开办了煤矿。

村里有了余钱,第一件事就是盖戏台。饲养处空置下来,那些原先堆放秸秆的地方也空了,铡草机、马栓、大马车、小平车这些农具也分给农户,人们从没觉得饲养处原来有这么大。村干部一合计,拆掉它,盖个戏台吧。说干就干,开春动工,村里的能工巧匠都上,大家不计较出力多少,都是义务工。两个月后,便能上梁,鞭炮震天,人们笑逐颜开,终于拥有戏台的释怀和豪情布满每张脸。

作家葛水平说:“在人间,有路的地方就能通往戏台。一座戏台的出现,可让村庄的天空改变分量。戏台是村庄伸出的手臂。”这条手臂,将零散在村庄和田野里的人揽回到村庄的怀抱,从此安生、自在。

四月初一,我们村起戏,大人小孩脸上都挂着满满的笑意,而心里的知足和兴奋,似乎三五天的大戏并不足以表达。人间的庙会多有缘由,起戏常是在祈求老天赐予。戏台,被人寄予奢愿,获得尊重,更有隐秘不可说破的、对生活既笃定又茫然的深远意义。在其后的十多年中,戏台成为承载每年四月初一庙会的关键场所,据说有几年也像当年的南村一样热闹,人们远远近近赶来,集聚在戏台前,像举办一场盛宴。

在文字里偶尔放肆

卫刘芳

作家白脸曾感叹:忍受人生的唯一方式就是沉湎于文学,如同沉湎于无休止的纵欲。我相信,这是他被千锤百炼后吐出一根华丽的丝。忍受是无止尽地将自己心头捅得千疮百孔。忍是人生,包括忍受朋友在自己两肋插刀。

朝九晚五完了,周旋应酬完了,谁还想戴着一张面具继续坐在电脑前。我们都需要放肆,我们太累了,忍不了了,忍不了没完没了的两肋插刀,忍不了被生活无止尽地千锤百炼。于是,男人放肆,女人放肆。你看,连名典标题都被放肆地换成知音体,名著被解读得花样百出。

那天看了闫红的一些名著解读书,她用自己的视角,将秦淮八艳和她们的归宿调侃了一番。特别是顾媚所从良的龚鼎孳,更是写得叫人拊掌微笑。

在闫红笔下,龚是个真性情的痞子。在世俗中,毫无面具。他却不是小人,他对顾媚一往情深,他对落魄的文人义士倾囊相助。在当时的道德标准下,他是个叛徒。他不在乎。他说:“我原欲死,奈小妾不肯何。”因纳顾为妾被参被贬,他说:“虎噬都无避,蛾眉那可捐。”他的放肆,经过闫红的笔,显得可爱很多。顾媚的眼光果然好,

下场果然也是八艳中最好的。

我们放肆不到这个程度。虽然说我们需要放肆,我们努力放肆。我们抗震能力太低,招架得住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的指责,招架不住一生的谩骂。我们更立不起一座无字碑。只能小范围小剂量地,偶尔放肆。

“她们谋生亦谋爱”,我们不是秦淮八艳,可我们也想一手谋生一手谋爱,只是比她们少些资本。我们多的,除了清白,只是每天的励志篇——独立、自主、半边天。钢筋铁骨是童年的阿童木,如今却成了我们修炼的终极目标。谋生,左右开弓上蹿下跳;谋爱,三十六计七十二变。

我们还有时间和精力放肆吗?我们唯一能做的,只是沉湎于别人的文字,在千古纵横中,读出自己的影子。在沉湎中看到别人的纵欲,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一种放肆方式,何罪之有?

庄子训导:“与其是是非非,善善而恶恶,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”忘掉是非善恶,把它们归并于事物的本来规律。

不如两忘,说得好。至于化道却无所谓,这规律虽是自然存在,却也是人总结出的。且总结之人也未必全是圣人,即便是圣

人也未必不说句错话。不同的受众面对同一种现象,因自身素质不同,所处环境与当时心境不同,总结出的东西也不同。所以啊,很多东西,都不能刻意地划到一个事先定好的所谓的规律框里。

况且,又不是拣米中的石子,米一碗、石头一堆,可以归并得这么齐整。矜持和放肆,也不用归并得这么齐整。矜持久了就要放肆,比如我们。在外表的放肆中用矜持的心找到自己的归宿,比如秦淮八艳。亦庄亦谐,方是处事的态度,方是活到鬓毛衰的根本。

当然,如今我们还可以选择用文字和图像放肆。将谋生谋爱的故事,写得高潮迭起,标题就用《谋生谋爱的女人,用文字放肆》。



太太之光

碧 落

隐士老莱子竟然应承了楚王去做官。太太打柴回来,见门外车辙纷杂,知道丈夫心动了。

“你答应了吗?”
“我答应了。”
“我听说,可食以酒肉者,可随而鞭捶;能授你官禄者,就能轻易砍你的头。太太我不能为人所制者。”扔下草筐就离家出走了。

草筐是老莱子的主要副业,楚王来时他正在编筐。

三观不合,那你的一切,我都不要了。
老莱子清醒了,去追太太,家里一切也不要了。家嘛,也就是蓬蒿屋顶芦苇墙,草席树枝床。从山之下远远走到江之南。

“鸟兽之毛可绩而衣,它们吃剩下的就足够咱俩吃了。”太太说。

就停下流浪的步伐,住下来了。住下去了。
另一位楚王派人来请另一位隐士陆通去做官,带着钱财车马。陆通笑而不语。

陆太太赶集回来,见门外车辙纷杂,问咋回事。陆通不知是开玩笑还是故意考验,骗太太说自己答应去做官,富贵人所欲嘛。

太太长篇大论地把陆通教训了一番,最后说:“你不答应国君是不忠,答应了又不去是不义。走吧咱们。”

于是男的背上锅碗瓢盆,女的背上纺车针线,远遁了。

他们游诸名山,食桂炉实,服黄菁子,寿数百年,俗传为仙。

陆通就是在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里那个过孔门踏歌曰“凤兮凤兮”的楚狂接舆。刘向在《列仙传》里用62个字介绍陆通,在《列女传》里给陆太太做了千字小传。

又一位楚王重金请又一位隐士陈仲子出相。陈仲子夫妇俩靠砍麻织鞋为生,饥荒时几乎饿死。看着使者和百金,陈仲子进屋问太太意下如何。

太太认为,左琴右书,乐在其中。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,乱世多害,恐不保命。

于是两口子谢绝了使者,远走他乡,替人浇菜园为生。

陈仲子大有学问,陈太太也是饱读诗书的。她的话用的是《韩诗外传》原典。后来陶渊明赞二人“至矣於陵,养气浩然,蔑彼结驷,甘此灌园”,又有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句。再后来李清照用了“易安”为号。

梁生与孟女都是单身,提亲者都很多。但两人一个不娶,一个不嫁。

女的说,只有像梁伯鸾那样品德高尚的男人我才嫁。男的听说后就郑重娶了她。

新娘虽丑,入门来还是精心打扮了的。她家境不差,备得起华服美饰。

但新郎七天没理她。说:我要的是一个愿意穿粗布衣、能与我深山偕隐的夫人,涂脂抹粉穿丝绸的哪是我所愿?

新娘说:我是试你呢。我自有隐居之服。

乃更为椎髻布衣,操作而前。日后二人隐居山中,耕织应多是女方执事,却不妨诗书自娱,琴瑟相和,举案齐眉。

她确是他的光。他为她取名“光”,字“德曜”。梁鸿孟光从此名耀千秋。后来他作《五噫歌》得罪皇帝逃跑,改名易姓,自称“运期耀”,字“侯光”。